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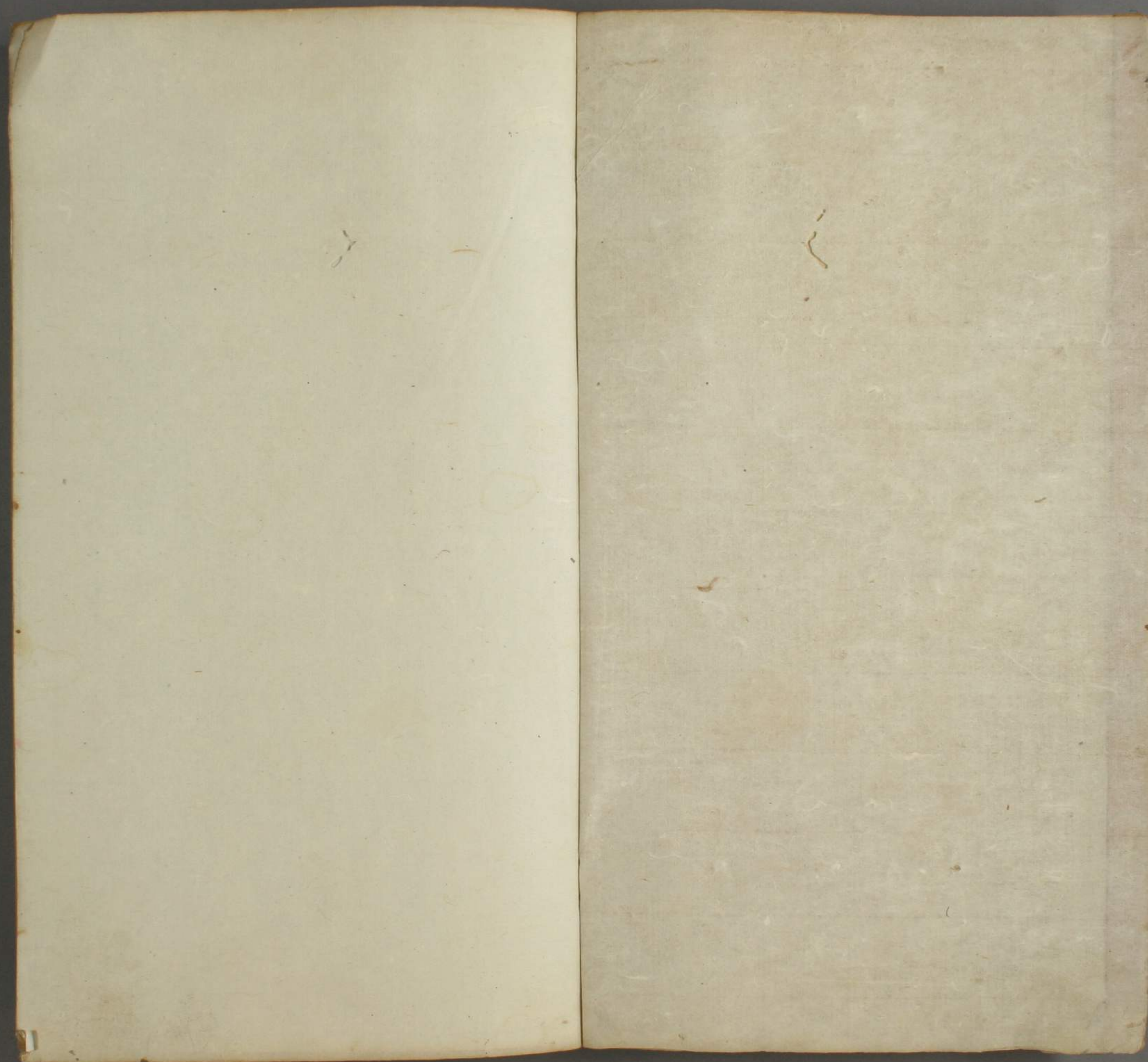
王陽明全集

外集四五

外

特別
~20
3059
4





特
門 20
號 3059
4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外集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
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
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群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
是飛龍消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
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
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
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落日度旌旗。
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鑿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
堂垂雙白虛頻踈，門已三還底忙。
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
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
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
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
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
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銜縻俸錢。
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旱尚相沿。
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
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
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
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
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 王師遣人追寧遠
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

湖

陳明全傳
卷之四外集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敲竹裏消閒晝，藥裹牕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秋，每拚頭是入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堪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賈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歸。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峰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峰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作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
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踈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
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作
將付之無柰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
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榮一竿明月一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
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尚
湛憑巖榭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冰

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
佳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改舊
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
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
江頭洪濤袞袞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
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

陽明集 卷之四 集 四
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
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獲，破屋多寒且
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
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足
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浦清溪雪浦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纒過已是千鐘
後，踪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
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揚窰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
巖花如其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
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

燮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水霜綠逕滑，雲石向人危。
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真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構奇。
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
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淡飯羹。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下有
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恠，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鼉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為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

平地猶多艱回瞻 北極雙淚潺

登蠟矼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
艷灑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
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

雪風徃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
極冷撐住即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
蘇餽秋螺殘老翠蠟鳴春雨落空音
好携雙鶴矼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
九江風浪非前

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跡須着
鈴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决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違
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
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湏悲蹇難列聖有遺

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
憂疑分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巵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
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
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監尾人，生未幾
頃。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
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閻闔拜
重瞳。小臣漫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為無感
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
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
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鑾輿消息

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髮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此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倩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

寺逢僧即未回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飛瀑雲雷綠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為指前峰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撓人間剗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僊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

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
費村度昔人用心無乃切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
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界力何所施其篙我欲
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鏢弱流萬里不勝芥復
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
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
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峰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
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綠雲住
桂叢却負洞僊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竒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
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
稍卑信是謫僊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瀕洞祕靈湫峽圻開雷斧天虛下月鉤
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磔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鳳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游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掩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

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

陽明集卷之四
十一
與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
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飈振玄岡，頽陽薄西陸。
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菘。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
清溪履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間溜，斧薪澗底木。
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
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
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緘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卧穩從教波濤
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
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牕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濛濛，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
市，心閒麋鹿漸同群。自隣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
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
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僊源有
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鶯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
耳更多脩竹好啣盃諸生涉水携書卷童子和雲掃
石苔獨奈華峰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撓開樽旋掃花陰
雪展席平臨松頂壽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着
漁舸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

我亦爾為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

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
得此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
地齊威長憶射鈎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
頗同况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
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

陽明合集 卷之四 十一
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
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
何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
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堃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

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堃奇更痴共言山外有佳
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
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堃請登高胡路岐三人冒雨
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携同齏咻笑招之返奮袂徑

作 嶠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
霄漸開翠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與
劇不道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
予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
縛逢場遇境心未衰整本求僊志方外兩生學士亦
爾爲世人趨逐但散利赴湯踏火甘傾危解脫塵囂
事行樂爾輩任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
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

嶂盤深幽竒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
舟行轉屈曲但恠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
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
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
野茹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
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
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河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
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王女臨

惟我拂滄浪寫圖畫題詩還媿謫僊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援地千峰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峰月上寒空鳥鳴蒼磻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峰

陽明名集 卷之四 十一
蓮花頂上老僧居，腳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華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僊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煩來休下僊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登雪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劔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

深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閤然避世不求知。嗚呼！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峰遺柯生喬

爾家雙峰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峰，可以發深省。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

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卻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汴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
興雲為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地之水近無主，不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

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卧文殊臺，柱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
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
春風脉脉回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
謾對芳樽辭酌酒，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情，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
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
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僧重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
簷松盡長青冥綠，瀑水猶懸翠壁流。
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澗覺山幽。
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華原亦是移文錯，在山頭日日雲乘興。
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灼。
紫芝香暖春甚茄，青竹泉高晚更分。
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
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
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
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蹇還一來。
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
恐恐晝夜

陽明集 卷之四 十一
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翻胡一戰偶天幸遠隨歸
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方馳墮舊遊
諸生亦群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尚冥晦却
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
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峰如夢醒群鸞踴躍爭獻
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為
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袖玉井惟我造化
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
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
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僊人爲我啓閭闔鸞

紛翔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
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
晴沙痴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綠溪逕雲林帶石泉
鍾磬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

陽明集 卷之四 集 一十九
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
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誼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昌臆說愚瞽相因仍
晚途益淪弱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峯層
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
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
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
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濼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

象作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
厚頰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勸吾黨

莫恠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
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
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脚
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
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芟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
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
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輝。
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
尚為妻奴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開元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
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
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
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行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
已先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走
轍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弊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
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
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柘下鷄引類，呼群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肥。
毛羽脫落，充庖厨。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
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縱廖廓。人生山水須認真，
胡為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

陽明集 卷之四 集
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
予舊宅讓公且作煙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予先
掃峰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
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
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
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
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
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

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
關高嶙峋中有僊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
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
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
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
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
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
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
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

陽明集
試抽晉史闕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
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真
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
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
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
占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
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號一
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
其底所以敦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

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
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

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
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
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譎戲倘其
為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
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為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

陽明集 卷之四外集 二十三
袖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
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
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
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衡
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
何有玉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

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山雲氣浮二子稀髮登
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
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
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
雲石綠欹遙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
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
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窮崖拔依儼龍象陟降臨締階
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棖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

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
 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芟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
 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
 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閑寂辭喧塵
 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
 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
 東峰上烟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
 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不信人間耳盡聾
 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
 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
 我憂為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闐闐遠從雙劍
 闢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
 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陽明先生集卷之四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
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堪遊子倍沾衣。
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
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
白頭應倚庭前樹，恹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
謾憶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
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
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陽明先生集卷之四
月夜二首
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
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
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
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
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
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煙且罷征。
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閭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恠驚。
反謂醒者狂，群起環鬪爭。
沫泗輟金鐸，濂洛傳微轂。
誰鳴茶毒鼓，聞者皆昏冥。
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

陳明集
卷之四
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
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
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
曝應是邊關也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
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
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
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僊樂浮空寄
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潭口停
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嬾足緩山昏

聊就雲儲眠踈林月色聞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
 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
 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
 栢枯龍鱗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
 僊樂風吹斷化為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
 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
 君不見廣成子高卧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
 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頰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

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每當快意事退然思
 儼名作聖功物覩豈不快柰何桑梓懷衰白倚門
 。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
 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
 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
 彈烏雀掘土何煩用獨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
 晝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
 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
 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
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
峯巒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
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
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
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
種菓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
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
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
父柰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
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
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
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
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
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

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莢花
入岐路新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
深松年耒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日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
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
吾身無端禮樂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迥隨流水
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辯
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
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寧為脫
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李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
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
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自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櫻。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鉤天湍太清。

秋夜

春園花竹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机見

下得深院寂寥，群動息，獨憐鳥鵲繞林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為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三歲雙
聲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自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鰲未足歎。敢問何如其為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為網，良知為綱，太和為餌，天地為魴，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

陽明集
卷之四
者矣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曾從爐出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
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
旌旌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
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於歸蓬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道人不柰登山僻日暮猶思絕棧雲
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群
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掉城隅夜歎門
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石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
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
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
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
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
曠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
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壑風泉哀
悠攸觀化意點也可與諧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濕衣。映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墻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為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未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海棠花開滿地金，鶉鳩聲裏又春深。問問正苦饑

運壽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

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

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

處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

非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

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

勿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

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秦茅成間

塞盡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

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

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

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 答人問道

機來嘆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窟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維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柱輓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適。

星途觸來暑，搔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
懷茲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徃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
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
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
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
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本
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

矣六有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

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為謝。

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錢
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
翁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成章。漫憑先德餘家
慶，豈是生申降嶽祥。鸞抱且堪娛老况，長成或可望
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
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即。
 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
 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群卉折。
 壑靜響江聲，愔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
 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群公餞，何因得良覿。
 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
 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蹶。
 臺上雲俯灌，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
 癡念同胞至，人匪為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
 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
 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
 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
 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
 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
 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後空屢屢過眼仍塵迷
 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負雲霞姿
 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王之子囊中錐
 群峰灑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為發幽竒
 柰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
 為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
 杖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

仙法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竒并寄及之

路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
 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
 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
 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
 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
 且以致不及請汝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

陽明全集 卷之四
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之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髮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六
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間閭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踈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訢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

陽明全集 卷之四 集 三十九
從行峯山拏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霹柝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旣往好將息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猓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

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襁負歸，獍獍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大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繻綺綴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甌駝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

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勤。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

勳

舜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 國事肇 裡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
蒸亦有兄弟好念年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
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即敬父執童僕意想
親病軀不違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
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五

外集

八冊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
今早謀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
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
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
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
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
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

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
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撤樂
省獄薄賦脩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
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
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
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
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畫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
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
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
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

待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
流不少殊於市井器器俱而欲望之以揮拆雷電呼
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世以謂執事且宜出齋於聽事
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
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品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
方士之祈禱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
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
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
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脩旬日之內自宜有應
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

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顏乃勞執事之僕僕豈
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
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
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道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
則太府固未嘗辱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

而謂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
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
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
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
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
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
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
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興遊日有三死焉然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

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益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

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共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鄉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

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然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一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

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

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政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龍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搢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逆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擄斬以

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

樂此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懃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

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荒之外若

庚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忘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

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度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
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
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
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
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
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

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
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
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
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
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而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
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
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
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
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
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

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問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

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
息未定之爭各反寃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
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
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
地者讀者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
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
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
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
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
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

不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
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
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
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
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

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
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
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
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
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
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
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
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
解雖韓文楚辭陰府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

不為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
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
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
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
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
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
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
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
而二兄徃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
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

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
安有所謂舍胡西解而陰為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
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
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
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
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
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
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
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
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

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
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
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
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
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
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
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
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
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卒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
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

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二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

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夾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太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

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
 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
 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
 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
 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見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
 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從而為之辭也。晦庵
 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
 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
 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以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

曰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
 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
 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
 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
 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
 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
 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快
 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

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
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
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繆於私
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
以為易簡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
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
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
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
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
謂以待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

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
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亦可以友之彼又不吾
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
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
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
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
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
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
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

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友

容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又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徃徃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于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是師友之道日益

論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
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
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俵俵
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
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
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
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
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
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
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二三

後進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
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
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
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施
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闕
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
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
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
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

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
 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
 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
 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
 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
 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
 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
 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
 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

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
 有未當者不惜徃復

二 壬申

昨首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無冗承長箋批答推
 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
 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
 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
 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
 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
 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

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
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
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
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
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
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
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
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
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
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

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僕
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
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絕而
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
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
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
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
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兄
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
之相遠者恐亦不當驟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

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
 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
 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
 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
 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
 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馴極潦草便間批復
 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

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
 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
 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
 后天人之喪兩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
 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
 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
 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
 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

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
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
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
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
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教授人
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本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
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
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
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
考之其以鼓用牲幣於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

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
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
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
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
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
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
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
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
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

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大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柳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前，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

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即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

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
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
敢輒往柳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
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
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
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
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鬼
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
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

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脫民
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籍民之子弟而爲之闘有
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奴群
聚而起焚掠居民紉咎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
欲而後已今其勢旣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
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
辨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
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但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
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
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

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巳卯

齋奏人回，每欲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帶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罪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

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必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菴

庚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歸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
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 聖君賢相方與
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閼
而未宣終將泯泯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勲
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挫
真足以蕪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
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齟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
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
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
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踈外不一

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
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
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
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揚遂菴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
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
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
而限於世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
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度亦無

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刑儀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骨味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常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適者又嘗辱使

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

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

慮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惟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

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

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在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又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

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嘆其非賢也菲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債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為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耆老先生

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
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性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
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
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
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
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
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
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
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
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
勸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
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
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
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
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既昏
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菴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惛惛不及少申

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忭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歆然遠念不遺若言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

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磨之瘼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是其非其能虚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叙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

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湏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湏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湏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王誠甫

甲申

行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間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脩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湏得朋友相火持離群索居即未免藜藿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叮講習為佳也

三

乙酉

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外集 三十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志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痾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人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

克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口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一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思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

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啻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公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開闢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遠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遠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群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

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蓄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

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謫謫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宜收斂精神只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

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恪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恪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恪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

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踈繆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辨，於鏢金消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

以期無負相知度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土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

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楮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

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疏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卿徃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

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後者况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徃徃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

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千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悉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

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外集 三十九
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

不憚仇病發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

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將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為時輩

辨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散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有為者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大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鄉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未回

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
還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决將日甚一
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
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
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一固非諸公之
得已是廼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
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
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
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
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

陽明集 卷之五 四十二
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賚奏去。魯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

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憇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
堪重托懇辭之疏必以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
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
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 主上
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
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
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諛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
不能安其位以有為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
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
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諛

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
病筆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厓宮端 丁亥

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
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作答
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
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誦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
圖之其後議論既與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
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為之辯析期在委曲
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

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以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

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如何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

陵明外集 卷之五
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由感謝之誠，并附起君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為萬幸。舟中伏

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

陽明先生文錄外集卷之五終
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
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陽明先生文錄外集卷之五終

46067

